

182

10

24

此回特與金蓮出身處說報應則西門之因果不問可知矣
夫李桂兒西門之表子也乃王三官私之其氣固不必言今
忽得一人指引即無林氏已有差人拿訪之勢况乎林氏囑
之爲一舉而兩得乎此西門一生快意事也夫快意至此其
爲願已足宜乎死期迫之矣末戎伯爵又爲十弟兄一橫
林太太之敗壞家風乃一人門一對聯寫出之真是一針見
血之筆

月兒寵而李桂姐疎又遙與瓶兒金蓮相映

林氏以告引誘三官之人爲由以通西門然則三官賣了母
林氏又賣了子也西門之假子自應此等人做

西門通林氏使不先壓倒王三官則必不能再調且必不能
林氏請過去西門請過來今看他止借林氏借話便一過入
王三官求情則三官不折自倒而一任林氏與西門停眠整
宿矣齊家必先修身信然

末寫與桂姐疎淡却是月兒告西門引人林氏之本意西門
在其局中矣

第六十九回

招宣府初調林太太

麗春院驚走王三官

詞曰

香烟裊羅幃錦帳風光好風光好金釵斜亸鳳頭驚倒

恍疑身在蓬萊島邂逅相逢緣不少緣不少長開裏處

眉淡掃

右調憶秦娥

却說玳安同文嫂兒到家平安說爹在對門房子裡進去稟報西
門慶正在書房中和溫秀才坐的見玳安隨即出來小客位內坐
下玳安道文嫂兒叫了來在外邊伺候西門慶即令叫他進來那
文嫂悄上掀開暖簾進入裡面向西門慶磕頭西門慶道文嫂許
久不見你文嫂道小媳婦在西門慶道你如今搬在那里住了文
嫂道小媳婦因不幸爲了場官司把舊時那房兒棄了如今搬在
大南首王家巷住哩西門慶分付道起來說話那文嫂一面站立
在傍邊西門慶令左右都出去那平安和書童都躲在角門外伺
候只玳安兒影在簾兒外邊听玳安又大喜西門慶因問你常在那凡

家大人家走跳文嫂道就是大街皇親家守備府周爺家喬皇親張二老爹夏老爹家都相熟

說出許多却不是這一家

西門慶道你認的王昭

宣府裡不認的文嫂道是小媳婦定門主顧太太和三娘常照顧我的花翠

便連三娘說出

西門慶道你既相好我有椿事兒夾及你休要

阻了我向袖內取出五兩一定銀子與他悄悄和他說如此這般

你怎的尋個方兒把他太太吊在那里

太太下從未連吊在那里四字太太不堪我

魯他會兒我還謝你那文嫂听了哈哈笑道是誰對爹說來你老

人家怎的曉得來西門慶道常言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我怎得不

知道文嫂道若說起我這太太來今年屬猪三十五歲端的上等

婦人百伶百俐只好像二十歲的他雖是幹這營生

木上有營生奇矣營生又

有這營生亦奇

好不幹的細密就是往那里去許多件當跟隨運路兒來

運路兒去三老爹在外為人做人

魯莊公惡得無罪哉

他怎在

人家落腳這個人傳的訛了倒是他家裡深宅大院一時三老爹

不在藏掖個兒去人不知鬼不覺倒還許若是小媳婦那裡窄門

窄戶敢招惹這個事就是爹賞的這銀子小媳婦也不敢領去寧

可領了爹言語對太太說就是了西門慶道你不敢便是推托我

就惱了事成我還另外賞幾個綢緞你穿文嫂道愁你老人家沒

有也怎的上人着眼觀就是福星臨磕了個頭把銀子接了說道

待小媳婦悄悄對太太說來回你老人家西門慶道你當件事幹

妙我這裡等着你來時只在這裡來就是了我不使小厮去了文

嫂道我知道不在明日只在後日隨早隨晚討了示下就來了一

而走出來玳安道文嫂隨你罷了我只要你一兩銀子也是我叫

你一場你休要獨吃文嫂道猢猻兒隔牆掠篩箕還不知仰着合
着哩一縷于是出門騎上馱子他兒子寵着一直去了西門慶和
溫秀才坐了一回良久夏提刑來就冠冕着同往府裡羅同知名
喚羅萬象那裡吃酒去了直到掌灯已後纔來家且說文嫂兒拿
着西門慶五兩銀子到家欢喜無盡打發會茶人散了細至後晌
時分走到王宣府宅裡見了林太大道了萬福林氏便道你怎的
這兩日不來看我文嫂便把家中會茶趕臘月要往頂上進香
一節告訴林氏即以此人林氏道你兒子去你不去罷了文嫂兒
道我如何得去只教文嫂帶進香去罷了林氏道等臨期我送些
盤纏與你文嫂便道多謝太太布施說畢林氏叫他近前烤火了
賢拿茶來吃了這文嫂一面吃了茶問道三爹不在家了林氏道

他又有兩夜沒回家只在裡邊歇哩逐日搭差這夥人只眠花
臥柳把花枝般媳婦兒丟在房裡通不顧如何是好文嫂又問三
娘怎的不見林氏道他還在房裡未出來哩這文嫂見無人便說
道不打緊太太寬心小媳婦有個門路兒管教打散了這夥人三
爹收心也再不進院去了漸上說太太容小媳婦便敢說不容便
不敢說林氏道你說的話兒那道兒我不依你來補出你有話只
顧說不妨這文嫂方說道縣門前西門大老爹如今見在提刑院
做掌刑千戶家中放官吏債開四五處舖面販子舖生藥舖綢絹
舖絨線舖外邊江湖又走標船揚州興販鹽引東平府上納香蠟
夥計主管約有數十東京蔡太師是他乾爺朱太尉是他衛主翟
管家是他親家巡撫巡按都與他相交知府知縣是不消說家中

田連阡陌米爛成倉此處將西門身財勢一總邊除了大娘子乃是清河左

衛吳千戶之女填房與他爲繼室只成房頭穿袍兒的也有五六

個以下歌兒舞女得寵侍妾不下數了端的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今老爹不上三十一二年紀正是當年漢子大身材一表人物也

曾吃藥養龜慣弄風情又將色字一絕雙陸象棋無所不通蹴鞠打毬無

所不曉諸子百家折白道字眼見就會端的擊玉敲金百伶百俐

聞知咱家乃世代簪纓人家相基井淺盡罵又見三爹在武學肄業

也要來相交只是不曾會過不可來的昨日聞知太太貴誕在還

又四海納賢藉蘊他一心要來與太太拜壽小媳婦便道初會怎好

驟然請見的待小的達知老太太討個示下來請老爹相見今老

太太不但結識他來往相交只央免他把這于人斷開了須貼辱

不丁咱家門戶反說林氏被文嫂這篇話說的心中迷留模亂情

便向文嫂兒計較道計較人生面不熟怎好遽然相見文

嫂道不打緊等我对老爹說只說太太先央免他要到提刑院遞

狀告引誘三爹這起人預先請老爹來私下先會一會此計有何

不可說得林氏心中大喜約定後日晚夕等候這文嫂計了婦人

示下歸家到次日飯時走來西門慶宅內西門慶正在對門書院

內坐的忽玳安報文嫂來了西門慶聽了卽出小客位左右放

下簾兒良久文嫂進入裡面磕了頭玳安知道就走出來了走的

活界文嫂便把怎的說念林氏誇獎老爹人品家道怎樣結識官

府又怎的仗義疎財風流博浪說得他千肯萬肯約定明日晚間

三爹不在家家中設席等候假以說人情爲繇暗中相會西門慶

第一奇書 六十九回

听了滿口欢喜，又令玳安拿了兩疋綢緞賞他。文嫂道：「爹明日要去休要早了，直到掌灯街上人靜時，打他後門首，扁食巷中。」後門一笑

一他後門傍二

後門

有个住房的段媽

故用段媽也

我在他家

等着爹只使大官兒強門，我就出來引爹入港，休令左近人知道。

西門慶道：「我知道，你明日先去，不可離寸地，我也依期而至。」說畢，

文嫂拜辭出門，又回林氏話去了。

寫出

西門慶那日，歸李嬌兒房

中宿歇一宿無話。巴不到次日，培養着精神，午間戴着白忠靖巾，

便同應伯爵騎馬往謝希大爺吃生日酒，叫了兩個唱的。西門慶

吃了几杯酒，約掌灯上來，就逃席走出來了，騎上馬。玳安、琴童兩

個小廝跟隨。那時約十九日，月色朦朧。有月兒在然則月兒益十

帶着眼紗，縣大街抹過，穿到扁食巷，王昭宣府後門來。那時逸

上灯一回，街上人初靜之後，西門慶離他後門半舍把馬勒住，門

三令玳安先彈段媽七家門，原來這媽七就住着王昭宣家後房

也是文嫂舉薦，早晚看守後門。後門閉門閉戶，但有人港在他家

落腳，做窩。文嫂在他屋裡，聽見彈門，彈連忙開門，門見西門慶來

了一面，在後門裡。後門等的西門慶下了馬，除去眼紗兒，引進來

分付琴童牽了馬，往對門人家。又插西首房簷下，那裡等候玳安

便在段媽七屋裡存身。細一路寫得這文嫂一面請西門慶入來，

便把後門關了。後門上了拴，縣夾道進內，夾轉過一層羣房，羣房就

是太太住的五間正房，傍邊一座，便門閉着。便門却是三這文嫂

輕敲七門環兒，原來有個听頭，少頃見一丫鬟出來，開了双扉，文

嫂導引西門慶到後堂，掀開簾櫳，只見裡面灯燭熒煌，正面供養

着他祖爺太原節度、頒陽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圖、穿着大紅團
袖蟒衣、玉帶虎皮交椅、坐着觀看兵書、有若閔王之像、只是髯髯
短些、一司憐、一圖、一門、一朱紅匾上、寫着節義堂三字、二筆、一兩壁、一隸書、一聯傳
家節操、同松竹、此祖宗之心、如嘆報國勲功、斗山、三筆、用二大筆、突
回首舊、西門慶、正觀看之間、只听得門簾上鈴兒响、細極是市井
勲銘家、者景象、文嫂從裡拿出一盞茶來、與西門慶吃、西門慶便道、請老
太太出來拜見、文嫂道、請老爹且吃過茶、着剛纔裏過太太、知道
了、不想林氏悄、從房門簾裡望外觀看、先、見西門慶身材凜凜、
一表人物、頭戴白段忠靖冠、又腰、貂鼠暖耳、身穿紫羊絨鶴襖、
下粉底皂靴、就是個

富而多詐奸邪輩

壓善欺良酒色徒

嫂道是他第六个娘子的孝、新近九月間沒了、不多些時、饒少殺
家中如今還有一巴掌人兒、他老人家你看不出來、出籠兒的、
鴉也是個快鬪的、這婆娘听了、越發欢喜無盡、文嫂催逼他出去、
出婦人道、我羞答、怎好出去、請他進來見罷、文嫂一面走出
來、向西門慶說、太太請老爹房內拜見哩、于是忙掀門簾、西門慶
進入房中、但見簾幙垂紅、毡瑜鋪地、麝蘭香、氣暖如春、綉榻則
斗帳雲橫、錦屏則軒轅月映、寫房中不是、西門家市井、婦人頭上戴着金絲
翠葉冠兒、身穿白綾寬袖襖、兒沉香色遍地金粧花段子、鶴襖大
紅宮錦寬襖、裙子老舊白綾高底鞋兒、就是留綺閣中好色的嬌
娘、深閨內施秘的菩薩、有詩爲証、

雲凝脂膩黛痕長

蓮步輕移蘭麝香

醉後情深歸綉帳

始知太太不尋常

西門慶一見便躬身施禮說道請太太轉上學生拜見林氏道大人免禮罷西門慶不肯就側身磕下頭去拜兩拜婦人亦敘禮相還拜畢西門慶正面椅子上坐了林氏就往下邊梳背炕沿斜僉相陪文嫂又早把前邊儀門閉上了儀門再無一個僕人在後邊三公子那邊角門也開了角門關了一路寫一個小丫鬟名喚芙蓉拿茶上來林氏陪西門慶吃了茶文嫂就在傍說道太太久聞老爹執掌刑名敢使小媳婦請老爹來央煩庄事兒未知老爹可依允不依開場未有央人情西門慶道不知老太太有甚事分付林氏道却用林氏接說不瞞大人說寒家雖世代做了這昭宣不幸夫主

去世年久家中無甚積蓄小兒年幼優養未曾考襲如今雖入武學肄業年久失學外邊有几个奸詐不良的人日逐引誘他在外嫖飲把家事都失了几次欲待要往公門訴狀誠恐拋頭露面有失先夫名節自說今日敢請大人至寒家訴其衷曲就如同遁狀一般望乞大人千萬留情把這千人怎生處斷開了使小兒改過自新專習功名以承先業實出大人再造之恩妾身感激不淺自當重謝西門慶道老太太怎生這般說尊家乃世代簪纓先朝將相令郎既入武學正當努力功名承其祖武不意所信遊食所哄留連花酒實出少年所爲太太既分付學生到衙門裡即時把這千人處分懲治庶可杜絕將來這婦人听了連忙起身向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容日妾身致謝大人西門慶道你我一家何出此

言一句說話之間彼此眉目顧盼留情不一時文嫂放桌兒擺上酒來西門慶故意辭道學生初來進謁倒不曾送禮來如何反承老太上盛情留坐林氏道不知大人下降沒作整備寒天聊具一杯水酒表意而已了髮飾上酒來端的金盞斟美釀玉盞貯佳餚林氏起身捧酒西門慶亦下席道我當先奉老太上一杯文嫂兒在傍揷口說道老爹不消遞太上一酒這十一月十五日是大上的生日那日送禮來與太上一祝壽就是了別引之西門慶道呵呀早時你說今日是初九差六日我在下已定來與太上一登堂拜壽林氏笑道豈敢動勞大人須與大盤大碗就是十六碗美味佳肴傍邊銀燭高燈下邊金爐添火交杯一盞行令猜枚笑雨嘲雲酒爲色胆看七飲至蓮漏已沉窓月倒影之際又映一奴才素心

个芳情已動文嫂已過一邊連次呼酒不至西門慶見左右無人漸已促席而坐言頗涉邪把手捏腕之際挨肩擦膀之間初時戲搜粉頰婦人只笑而不言然後款啓朱唇反是婦人啓唇西門慶則舌吐其口嗚咂有聲笑語密切婦人於是自掩房門解衣鬆珮微開錦帳輕展綉衾鴛枕橫牀鳳香熏被相挨玉休抱摟酥胸一路用錦綉語是綢昭宣原來西門慶知婦人好風月家中帶了淫器包在身邊又服了梵僧藥婦人摸見他陽物甚大反是婦人先摸西門慶亦摸其牝戶彼此欣欣情興如大展猿臂不覺蝶浪蜂狂曉玉腿那个羞雲怯雨正是

縱橫慣使風流陣

那管牀頭墜玉釵

西門慶當下竭平生本領將婦人儘力盤桓了一場造孽者只道

纏至更深天氣方絕精泄婦人則髮亂釵橫花憔悴困四字兩人

並頭交股接抱片時起來穿衣婦人欸剔銀灯開了房門照鏡整

容呼丫鬟捧水淨手復飲香醪再勸美酌三杯之後西門慶告辭

起身婦人挽留不已叮嚀頻囑西門慶躬身領諾謝擾不盡相別

出門婦人送到角門首回去了微角文嫂先開後門微後呼喚玳

安琴童牽馬過來騎上回家街上已喝號提鈴更深夜靜但見一

天霜氣萬籟無聲西門慶回家一宿無話到次日西門慶到衙門

中發放已畢在後所叫過該地方節級緝捕分付如此這般王昭

宣府裡三公子晉有甚麼人勾引他院中在何人家行走即查訪

出名字來報我知道因向夏提刑說王三公子甚不學好昨日他

母親再三央人來說說說說不與他兒子事只提這干光棍勾引

見不錯木偶必該治他節級緝捕領了西門慶鉤語當日即查訪

出各人名姓來打了事件到後晌時分來西門慶宅內呈遞揭帖

西門慶見上面有孫寡嘴祝實念小張間聶鉞兒前三子寬白回

子樂婦是李桂姐秦玉芝兒西門慶取過筆來把李桂姐秦玉芝

兒并老孫祝實念名字都抹了分付這小張間等五個光棍即與

我拿了明日早帶到衙門裡來衆公人應諾下去至晚打听王三

官衆人都在李桂姐家吃酒踢行頭可知上回都埋伏在房門首

深更時分剛散出來衆公人把小張間聶鉞下寬白回子向三五

人都拿了孫寡嘴與祝實念扒李桂姐後房去了王三官藏在李

桂姐床底下不敢出來又是丁二桂姐一家說的捏兩把汗更不

知是那裡的人亂哭人打听實信王三官躲了一夜不敢出來李家搗子又恐怕東京下來拿人到五更時分搗撥李銘換了衣服送王三官來家節級緝捕把小張問等拿在听事房吊了一夜到次日早晨西門慶進衙門與夏提刑陞座兩邊刑杖羅列帶人上去每人一夾二十大棍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响声震天哀號慟地西門慶囑付道我把你這起光棍專一引誘人家子弟在院飄風不守木分本當重處今姑從輕責你這几下兒再若犯在我手裡定然枷號在院門首示衆喝令左右扭下去衆人望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兩位官府發放事畢退所吃茶夏提刑因說起昨日京中舍親崔中書那里書來說衙門中考察本上去了還未下來哩

夏提刑一邊事

今日會了長官咱倒好差人往裏裏府同僚

林

蒼峰

列里

爲林氏老景一描

打听打听消消息息去他那裏

西門慶道長官所見甚明卽喚走差的上來分付與你五錢銀子盤纏卽拿俺兩個拜帖到懷慶府提刑林千戶老爹那里打听京中考察本示下看經歷司行下照會來不會務要打听的定來回報那人領了銀子拜帖又到司房結束行裝討了匹馬長行去了兩位官府終起身回家却說小張問等從提刑院打出來走在路上各人思想更不料今日受這場虧是那裏藥線互相埋怨小張問道莫不還是東京那里的消息白回子道不是若是那里消息怎肯輕饒素放常言說得好乖不過唱的賊不過銀匠能不過架兒聶鐵兒一口就說道你每都不知道只我猜得着此已定是西門官府和三官兒上氣嗔請他表子故拿俺每煞氣正是龍圖虎

傷苦了小獐小張問道列位倒罷了只是苦了我在下了孫寡嘴
祝麻子都跟着只把俺每頂缸于寬道你怎的說渾話他兩個是
他的朋友若拿來跪在地下他在上面坐着怎生相處小張問道
怎的不拿老婆弄鐵道兩個老婆都是他心上人李家桂姐是他
的表子他肯拿來也休怪人是俺每的膽氣偏撞在這網裡纔真
老爹怎生不言語只是他說話這個就見出情弊來了如今往李
桂姐家尋王三官去自爲他打了這一屁股瘡來不成便罷了就
問他要几兩銀子盤纏也不吃家中老婆笑話于是逕入拘欄見
李桂姐家門關的鉄桶相似如拍了半日丫頭隔門問是誰小張
開道是俺每尋三官見說話了頭回說如他從那日半夜就回家
去了不在這裡無人在家中不敢開門這衆人只得回來王三
官府內進入他客位裡坐下王三官見衆人來尋他認得是在
房裡不敢出來半日使出小廝永定兒來說俺爹不在家了衆人
道好自在性兒不在家了往那里去了叫不將來于寬道是和你
說了罷休推睡裡夢裡剛纔提刑院打了俺每押將出來如今還
要他正身見官去哩撻起腿來與永定瞧教他進裡面去說爲你
打俺每有甚要緊一个上如都倘在檯上声疾叫喊如那王三官兒
越發不敢出來只叫娘怎麼樣兒如何救我則可林氏道我女婦
人家如何尋人情去救得求了半日見外邊衆人等得急了要請
老太上說話那林氏又不出去只隔着屏風說道你每畧等他等
委的在庄上不在家了我這裡使小廝叫他去小張問道老太七
快使人請他來這個廝子終要出膿只顧膿着不是事俺每爲他

古至今家
日損上欺
害民必
以等子孫
是也
也

連累打了這一頓剛纔老爹分付押出俺每來要他他若不出來
大家都不得清淨就弄的不好了林氏听言連忙使小廝拿出茶
來與眾人吃王三官說的鬼也似逼他娘尋人情可恨直到至急之
處林氏方纔說道文嫂他只認得提刑西門官府家昔年曾與他
女兒說媒來在他宅中走的熟王三官道就認的西門提刑也罷
快使小廝請他來林氏道他自從你前番說了他使性兒一向不
來走動怎好又請他上也不肯來可恨王三官道好娘如今事在
至急請他來等我與他陪个礼兒便了林氏便使永定兒悄悄打
後門出去請了文嫂來王三官再三央及他一口一声只叫文媽
你認的提刑西門大官府好歹說个人情救我這文嫂故意做出
許多喬張致來說道舊時雖故與他宅內大姑娘說媒這几年誰
他門上走大人家深宅大院不去喚他王三官連忙跪下說道
文嫂你救我我恩有重報不敢有忘那几个人在前边只要出官
怎去得文媽只把眼看他娘如他娘道也罷你便替他說罷罷了
文嫂道我獨自个去不得三叔你衣巾首等我領你親自到西門
老爹宅上你自拜見央免他等我在傍再說官情一天事就了了
王三官道見今他衆人在前边催逼甚急只怕一時被他看見怎
了文嫂道有甚難處勾當等我出去安撫也再安排些酒肉點心
茶水哄他吃着我悄悄領你從後門出去幹事回來後門又出西門從此入三
官家三官亦從此他就便也不知道這文嫂一面走出前所向衆
人拜了兩拜說道太太教我出來多上裏列位哥每本等三叔往
庄上去了不在家使人請去了便來也你每畧坐坐見吃打受罵

的是肉者
此今人懷
名山氏

連累了死位誰人不吃鹽米等三叔來教他知遇你們你們千差
萬差來人不差何屬大家只要量了事上司差派不繇自己有了
三叔出來一天大事都了了衆人所了一齊道還是文媽見的多
你老人家早出來說恁何有南北的話兒俺每也不急的要不得
執殺法兒只回不在家真不俺每自做出來的事你怎帶累俺每
吃官棒上司要你假推不在家吃酒吃肉教人替你不成卿等止
酒肉意文媽你是曉道理的你出來俺每還透个路兒與你彼此
東西兒尋个分上兒說上大家了事你不出來見俺每這事情也
要消繳一个緝捕問刑衙門平不答的就罷了文嫂兒道哥每說
的是你每累坐七兒我對太太說安排些酒飯兒管待你每你每
來了這半日也餓了衆人都是我的文媽知人苦辣不憐文
嫂說俺每從衙門裡打出來黃湯兒也沒曾嚐着哩這文嫂走到
後邊一力攏攪打了二錢銀子酒買了一錢銀子點心猪羊牛肉
各切幾大盤拿將出去一壁哄他衆人他前边大酒大肉吃着這
王三官儒巾青衣寫了揭帖文嫂領着帶上眼紗悄上從後門出
來後門步行逕往西門慶家來到了大門首平安兒認的文嫂說
道爹總在房上進去了文媽有甚話說文嫂遞與他拜帖說道哥
哥累你替他稟上去連忙問王三官要了二錢銀子遞與他那平
安兒方進去替他稟知西門慶西門慶見了手本拜帖上寫着着
晚生王三頓首百拜一面先叫進文嫂回了回話然後纔開大所
桶子門面使小廝請王三官進去西門慶頭戴忠靖巾便衣出來
迎接見王三衣巾進來故意說道文嫂怎不早說我藝衣在此便

了一名節級四箇排軍走到王昭宣宅內那起人正在那裡飲酒
喧鬧被公人進去不辭分說都拿了帶上鎖子說得衆人面如土
色說道王三官幹的好事把俺每穩住在家倒把鋤頭反弄俺每
來了那箇節級排軍罵道你這廝還胡說當的甚麼各人到老爹
跟前哀告討你那命是正經小張問道大爺教道的是可不一時
都拿到西門慶宅門首門上排軍并平安兒都張着手兒要錢可
總替他真衆人不免脫下褶兒并拿頭上簪圈下來打發停當方
纔說進去半日西門慶出來坐廳節級帶進去跪在廳前西門慶
罵道我把你這起光棍我倒將就了你上如何指稱我衙門往他
家嚇詐去寔說詐了多少錢若不說令左右拿拶子與我着是拶
起來當下只說了聲那左右排軍登時拿了五六把新拶子來同
衙門中打出來對他說聲他家拿出些酒食來管待小的衙門小的
每並沒需索他的西門慶道你也不該往他家去你這些元棍設
騙良家子弟白手要錢深爲可恨既不肯實供都與我帶了衙門
裡收監明日嚴審取供枷號示衆七人一齊哀告哭道大官爺超
生小的每誰小的再不敢上他門騷擾了休說枷號這一送到監
裡去冬寒時月小的每都是死教西門慶道我把你這起光棍饒
出你去都要洗心改過務要生理不許你挨坊靠院引誘人家子
弟詐騙財物再拿到衙門裡來都活打死了喝令叔出去那衆人
得了個性命往外飛跑正是

敲碎玉籠飛彩鳳

頓開金鎖走蛟龍

西門慶發了衆人去回至後房月娘問道這是那個王三官兒西
門慶道此是王昭宣府中三公子前日李桂兒爲這場事就是他
今日賊小淫婦兒不改又和他纏每月三十兩銀子教他包着嘆
道一向只哄着我心事情然而來不想有個底腳裏人兒又告我說教我
差幹事的拿了這千人到衙門裏都來打心事情不想這千人又到
家裏嚷賴指望要詐他几兩銀子只說衙門中要他已從沒見官
慌了央文嫂兒拿五十兩札帖來求我說人情我剛纔把那起人
又拿了來扎發了一頓替他杜絕了人家倒運偏生這樣不肖子
弟出來作者做林氏你家祖父何等根基又做昭宣你又現入武
學放着那名兒不幹家中丟着花枝般媳婦兒不去理論如何
審幹二說愛白日黑夜只跟着這夥光棍在院裏嫖算今年不上
二十歲年紀小兒的通不成器片如道你乳老鴉笑請猶兒足屈

來灯臺不照自你自道成器的你也吃這井裡水無所不爲清潔
了些甚麼兒還要禁人凡句說的西門慶不言語了點明正擺上

飯來吃來安來報應二爹來了西門慶分付請書房裡坐我就來

王經連忙開了厨上書房門伯爵進裏面坐了良久西門慶出來

声哄哄就坐在炕上兩個說話伯爵道哥你前日在謝二哥家怎

老早就起身西門慶道我連日有勾當又考察在途差人東京打

听消息我比你每閒人兒伯爵又問哥連日衙門中有事沒有有心

西門慶道事那日沒有亦有心伯爵又道王三官兒說哥衙門中把

小張問他每五個初八日晚夕在李桂姐屋裡都拿的去了只走

了老孫祝麻子兩個今早解到衙門裏都打出來了衆人都往招

宣府纏王三官去了怎的還瞞着我不說西門慶道假狗才誰對
你說來你敢錯听了恐不是我衙門裡妙敢是周守備府裡伯爵

道守備府中那裡管這閑事西門慶道只怕是東京提人反問伯

爵道也不是今早李銘對我說那日把他一家子說的魂也沒了

李桂兒至今說的睡倒了還沒會起炕兒怕又是東京下來拿人

今早打听方知是提刑院拿人西門慶道我連日不進衙門並沒

知道李桂兒既賄過誓不接他隨他拿亂去又害怕睡倒怎的妙

見其前如伯爵見西門慶進着臉兒待笑說道哥你是個人連我

也瞞着起來一句是伯爵後今日他告我說我就知道哥的情怎

的祝麻子老孫走了一個緝捕衙門有个走脫了人的此是哥打

着綿羊駒駱駝使李桂兒家中坐屈知道哥的手段若都拿到衙

門去彼此絕了情意都沒趣了事情許一不許二地也如今就

是老孫祝麻子見哥也有幾分慚愧此是哥明修棧道暗度陳倉

的計策休怪我說哥這一着做的絕了這一個叫做真人不露相

露相不真人若明逞了臉就還是乖人兒了還是哥智謀大見的

總是奉承多却帶快意几句說的西門慶撲吃的笑了說道我有甚麼大智

謀伯爵道我猜已定還有底腳裡人兒對哥說怎得知道這等切

端的有鬼神不測之机西門慶道假狗才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

爲伯爵道哥衙門中如今不要王三官兒罷了西門慶道誰要他

做甚麼當初幹的事打上事件我就把王三官祝麻子老孫并李

柱兒秦玉芝名字都抹了只拿几个光棍來打了伯爵道他如今

怎的還纏他西門慶道我實和你說罷他指望嚇詐他几兩銀子

不想剛纔王三官親上門來拜見與我磕了頭陪了不是我又差人把那幾個光棍拿了要枷號他衆人再三哀告說再不敢上門纏他了王三官一口一声称我是老伯拿了五十兩礼帖兒我不受他的他到明日還要請我家中知謝我去伯爵失驚道有何不宜府不容真個他來和哥陪不是來了西門慶道我莫不哄你因喚王經拿王三官拜帖兒與應二爺瞧寫其喜極那王經向房子裡取出拜帖上面寫着眷晚生王宋頓首百拜伯爵見了極口称贊道哥的所算神妙不測西門慶分付伯爵你若看見他每只說我不知道伯爵道我曉得机不可泄我怎肯和他說坐了一回吃了茶伯爵道哥我去罷只怕一時老孫和祝麻子摸將來只說我沒到這里西門慶道他就來我也不見他一面斗將門上人不與李桂了但是他二人只答應不在家冷去二人西門慶從此不與李桂姐上門走動家中擺酒也不叫李銘唱曲月兒就疎淡了正是

昨夜浣花溪上雨

綠楊芳草爲何人

看其小人同性作事同計等處真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以此等處也作者罵小人之是周而不比也

甚矣夫作書者必大不得于時勢方作寓言以垂世今止言一家不及天下國家何以見怨之深而不能忘哉故此回歷敘運良峰之嘗無謂諸奸臣之貪位慕祿以一發胸中之恨也

又八何太監何永壽見何者不可苟延歲月而必以財色迷之也夏延齡何永壽又將爲西門下針砭也夏延齡實始終金蓮者也蓋言蓮茂于夏而龍溪有水可以栽蓮今夏已去而河空流離故趾猶存韶光不是眼見芳菲全歇惟殘枝敗葉搖漾秋風支持霜雪耳故貫四嫂必姓葉而帶水以戰情節且東京一回之後惟踏雪訪月而葉落空林景物蕭條是

又有賁四嫂林太太等事也。此處于瓶兒新死卽寫夏大人之去。言金蓮之不久也。用筆如此。早瞞過千古看官。我今日觀之。乃知是一部羣芳譜之寓言耳。

接連二本。又與曾御史與蔡京相映。

太監引酌。又幾乎排擠翟管家矣。看其用筆處。自見此回爲一太尉夾敘。衆官止資金貂滿紙。却不一犯手重複。又止資滿紙奸險。不堪入目之態。宋末固應如此。寫出太尉獨謝何永壽之禮。則太監之勢可知。則西門附太監之榮。又可知。總是以客形主也。

寫西門自加官至此。深淺皆見。又熱鬧已極。蓋市井至此。其福已不足當之矣。

此回寫諸官員與有花團錦簇之妙。

第七十回

老太監引酌朝房 二提刑庭參太尉

詩曰

帝曰簡才能

旌賢在股肱

文章休一變

礼樂道逾弘

芸閣英華入

賓門鵷鷺登

恩筵過所望

聖澤實超恒

話說西門慶自此與李桂姐斷絕不題。却說走差人到懷慶府林

千戶處打听消息。林千戶將陞官邸報封付與來人。又賞了五錢銀子。連夜來遞與提刑兩位官府。當房裏提刑拆開。同西門慶先

現本衛行來考察官員照會其畧曰

兵部一本尊明旨。嚴考覈以昭勸懲。以光聖治。事。先該金吾衛提督官校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朱題前事。考察禁衛官員。除堂上官。自陳外。其餘兩廂。詔獄緝捕。內外提刑所。指揮千百戶。鎮府等官。各挨次格。從公舉劾。甄別賢否。具題上請等因。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太尉朱題前事。遵奉舊例。委的本官殫力致忠。公于考覈。皆出聞見之實。而無偏執之私。足以勵人心。而孚公議。無容臣等再陳。但恩威賞罰。出自朝廷。合候命下之日。一体照例施行等因。續奉欽依。擬行。

內開山東提刑所正千戶夏延齡。資望既久。才練老成。昔視典校。而方隅安靜。今理齊刑。而綽有政聲。宜加獎勵。以冀甄擢。可備鹵薄之選者也。貼刑副千戶西門慶才幹有為。素著家

稱殷實。而在任不貪國事。克勤而臺工有績。翌神運而分毫

索何人來雪峰之力。司法令而齊民果仰。宜加轉正。以掌刑名。名也。懷

慶提刑千戶所正千戶林承勲。年清優學。古籍武科。斷祖職。抱

負不凡。提刑獄。詳明有法。可加獎勵。簡任者也。虛陪副千戶

謝恩。年齒既殘。昔在行伍。猶有可觀。今任理刑。懼軟尤甚。宜罷

黜。革任者也。去者反謝恩。可痛可痛。

西門慶看了。他轉正千戶。掌刑心中大悅。及提刑見他陞指揮。官

鹵薄。大。半。日。無。言。面。容。失。色。如。于。是。又。展。開。工。部。工。宗。的。本。觀。看。

上面寫道

工部一本神運屈京天人。看慶懇乞。大恩。俯加。典。以。蘇。民。困。

第七十四回

以廣聖澤事可奉

聖旨這神運奉迎大內莫安良嶺以承天眷朕心加悅你每既效

有勤勞副朕事道至意所經過地方委的小民困苦着行撫按

衙門查勘明白着行蠲免今歲田租之半所毀堤閘着部裡差

官會同巡按御史卽行修理完日還差內侍孟昌齡前去致祭

蔡京李邦彥王堯鄭居中高俅輔弼朕躬宜贊內庭勲勞茂著

京加太師邦彥加桂國太子太師王堯太傅鄭居中高俅太保

各賞銀五十兩四表礼蔡京還蔭一子爲殿中監國師林灵素

佐國宣化遠致神運北伐謀略寔與天通加封忠孝伯食祿一

千石賜坐龍衣一襲肩輿入內賜號玉真教主加淵澄神妙廣

可嘉勲加大傅兼太子太傅經臣加殿前都太尉提督御前人

船各蔭一子爲金吾衛正千戶內侍李彥陪孟昌齡陪賈祥陪

何沂主藍從願陪又是藍氏之着直延福五位宮近侍各賜

蟒衣玉帶仍蔭弟姪一人爲副千戶俱見任管事礼部尚書張

邦昌左侍郎兼學士蔡攸右侍郎白時中兵部尚書余深工部

尚書林摠俱加太子太保各賞銀四十兩彩段二表礼以上巡

撫兩浙僉都御史張閣陞工部右侍郎巡撫山東都御史侯濠

陞太常止卿巡撫兩浙山東監察御史尹大諒宋喬年都水司

郎中安忱伍訓各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祇迎神運千戶魏承

勳徐相楊珏珮司鳳儀趙友蘭扶天澤西門慶此一人田九臯

等各陞一級以上外職內侍宋推等營將王佑等俱各賞銀十兩所

官薛顯忠等各賞銀五兩校尉昌王等以上兩緝二正該衙門知道

夏提刑與西門慶看畢各散回家後晌時分有王三官差永定同文嫂拿請書十一日請西門慶往他府中赴席少罄謝私之意西門慶收下不勝歡喜以爲其妻指日在予掌握不期到初十日晚夕東京本衛經歷司差人行照會曉諭各省提刑官員知悉火速趕京赴冬節見朝謝恩毋得違誤取罪西門慶看了到次日衙門中會了夏提刑各人到家卽收拾行裝備辦發儀禮物約早晚起程西門慶使玳安叫了文嫂兒教他回王三官道我今日不得來赴席要上京見朝謝恩去文嫂連忙去回王三官道既是老伯有事等回來潔誠具請西門慶一面叫將賁四來分付教他領了去與他五兩銀子家中盤纏留下春鴻看家帶了玳安王三官道罷又問周守備討了四名巡捕軍人四匹小馬打點裝轎馬排軍抬扛詳夏提刑便是夏壽跟隨兩家共有二十餘人跟從十二日起身離了清河縣冬天易晚晝夜趲行到了懷西懷慶府會林千戶千戶已上東京去了一路天寒坐轎天暖乘馬朝登紫陌暮踐紅塵正是

意急效搖青帳幕

心忙敲碎紫絲鞭

話說一日到了東京進得萬壽寺西門慶主意要往報國寺下點火夏提刑不肯堅執要往他親眷崔中書家投下西門慶不免先具拜帖拜見正值崔中書在家卽出迎接至所敘禮相見與夏提刑道及寒溫契濶之情坐下茶畢拱手問西門慶尊號西門慶道

賤號四泉因問老先生尊號崔中書道學生性最愚朴名閑林下賤名守愚拙號遜齋因說道舍親龍溪久稱盛德全仗扶持同心協恭莫此爲厚西門慶道不敢在下常領教誨今又爲堂尊受益恒多不勝感激夏提刑道長官如何這等稱呼便不見相知了崔中書道四泉說的也是名分使然言畢彼此笑了不一時收拾行李天晚了崔中書分付童僕放桌擺飯無非是菓酌餚饌之類不必細說當日二人在崔中書家宿歇不題一段到次日各備禮物拜帖家人跟隨早往蔡太師府中叩見那日太師在內閣還未出來府前官吏人等如蜂屯蟻聚擠匝不開西門慶與夏提刑與了門上官吏兩包銀子拿揭帖稟進去翟管家見了卽出來相見談他到外邊私宅先是夏提刑先見畢然後西門慶敘禮彼此道及往還酬答之意各分賓位坐下夏提刑道

段兩正色段翟管家是十兩銀子西門慶札帖上是一疋大紅絨綵蟒一疋玄色粧花斗牛補子員領兩疋京段另外悌已送翟管家一疋黑綠雲絨三十兩銀子翟謙分付左右把老爺札都收進府中去上簿籍一段太師府他只受了西門慶那疋雲絨將三十兩銀子連夏提刑的十兩銀子都不受說道豈有此札若如此不見至交親情一面令左右放桌兒擺飯說道今日聖上奉長嶽新蓋上清室錄宮奉安牌扁該老爺主祭直到午後纔散到家同李爺又往鄭皇親家吃酒只怕親家和龍溪等不的悞了你每勾當遇老爺閑等我替二位稟就是一般西門慶道蒙親家費心看他以下呼親家翟謙因問親家那里住二西門慶就把夏龍溪令親家下歇說不

併一統大國
城豈字因

我也應學
机密

不一時安放真席端正就是大盤大碗湯飯點心一齊拿上來都是光祿烹炮美味極品無加每人金爵飲酒三杯就要告辞起身翟謙款留令左右又飾上一杯西門慶因問親家三俺每几時見朝翟謙道親家四你同不得夏大人親夏大人如今是京堂官不在此例你與本位新陞的副千戶何太監姪兒何永壽他便貼刑你便掌刑與他作同僚了他先謝了恩只等着你見朝引奏畢一同好領劄付你凡事只會他去夏提刑听了一声兒不言語西門慶道請問親家五只怕我还要等冬至郊天回來見朝翟謙道親家六你等不的冬至聖上郊天回來那日天下官員上表朝賀還要排慶成宴你每怎等的不如你今日先往鴻臚寺報了名明日早朝謝了恩直到那日堂上官引奏畢領劄付起身就是了西門慶謝道親家十指教何以爲服隨起身翟謙又拉西門慶到側

淨處說話甚是埋怨西門慶說親家前日我的書上八那等說大凡事要謹密不可使同僚每知道親家如何对夏大人說了九敦他央了林真人帖子來林十戶立逼着朱太尉來对我說要將他情愿不官肉簿仍以指揮職銜在任所掌刑三年何太監又在內廷轉央朝廷所寵安妃刘娘上的分上便也傳旨出來親对老爺和朱太尉說了要安他姪兒何永壽在山東理刑兩下人請阻住了教老爺好不作难不是我再三在老爺跟前維持回倒林真人把親家十不撐下去了慌的西門慶連忙打躬說道多承親家十一盛情我並不會对一人說此公何以知之翟謙道自古机事不密則害成今後親家凡事謹慎些便了十二西門慶千恩萬謝翟

家與夏提刑作辭出門來到崔中書家一面差賁四鴻臚寺報了
名次曰同夏提刑見朝青衣冠帶正在午門前謝恩出來剛轉過
西關門來只見一個青衣人走向前問道那位是山東提刑西門
老爹賁四問道你是那里的那人道我是內府匠作監何公公來
請老爹說話言未畢只見一個太監身穿大紅葵衣頭戴三山帽
脚下粉底皂靴從御街定声叫道西門大人請了看他呼西門慶
遂與夏提刑分別被這太監用手一把拉在傍边一所直房內相
見作揖慌的西門慶倒身還礼不迭這太監說道大人你不認
的我在下是匠作監太監何沂見在延寧第四宮端妃馬娘七位
下近侍昨日內工完了蒙萬歲爺七恩典將姪兒何永壽陞受金
吾衛副千戶見在貴處提刑所理刑官與老大人作同僚三四

此禁地不敢行礼容日到老太監外宅進拜于是敘礼畢讓坐家

人捧茶來吃了茶畢就揭桌盒盃兒桌上許多湯飯餚品拿盃筋
兒來安下何太監道不消小盃了我曉的太人朝下來四天氣寒
冷拿個小盃來沒甚餚饌五大人且吃個頭腦兒罷西門慶
道不當厚擾何太監于是滿斟上一大杯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道
承老太監所賜學生領下只是出去還要見官拜部若吃的面紅
不成道理何太監道吃兩盃兒溫寒何害因說道舍姪兒年幼不
知刑名望乞大人看我面上六同僚之間凡事教導他教導西門
慶道豈敢老太監勿得太謙令姪長官雖是年幼居氣養体自然
福至心靈何太監道大人好說常言學到老不會到老天下事如

是不知聖
賢有如此
死之理

牛毛孔夫子也只識得一腿

是太監話

恐有不到處大人好友說與他

七西門慶道學生謹領因問老太監外宅在何處學生好來奉拜

長官何太監道舍下在天漢橋東文華坊双司馬臺就是亦問大

人下處八在那里我教做官的先去叩拜西門慶道學生暫借崔

中書家下彼此問了住處西門慶吃了一大杯就起身何太監送

出門拱着手說道適聞所言大人凡事看顧看顧九你还等着你

一荅兒引奏好領劄付西門慶道老太監不消分付學生知道一

何太監于是出朝門又到兵部又遇見了夏提刑同拜了部官來一

兵部比及到本衙恭見朱太尉遞履歷手本繳劄付又拜經歷司并

本所官員已是申刻時分一木衙夏提刑改換指揮服色另具手本

恭見了朱太尉此行遊禮擇口南衙到任剛出衙門西門慶還等

着送不取與他同行談他先上馬夏延齡那里肯走要同行西門

慶趕着他呼堂尊夏指揮道四泉你我同僚在先爲何如此稱呼

西門慶道名分已定自然之理何故太謙因問堂尊高陞美任不

還山東去了室眷几時搬取夏延齡道欲待搬來那边房舍無人

看守如今且在舍親這邊權住直待過年差人取家小罷了還望

長官早晚看顧一二房子若有人要就央長官替我打發自當報

謝即接西門慶道學生謹領請問府上那房價值若干夏延齡道

舍下此房原是一千三百兩買の後边又蓋了一層使了一百兩

如今賣原價也罷了二人歸到崔宅夾寫王經向前稟說新陞何

老爹來拜下馬到所小的同部中還未來家何老爹說多拜上夏

老爹崔老爹都投下帖午間又差人送了兩正金段來宛紅帖兒

拿與西門慶看上寫着謹具啟帕二端奉引贊敬寅侍教生何永

壽頓首拜

何夏二對正刺西門慶也

西門慶看見連忙差王經封了兩疋南京

五彩獅補員領寫了札帖吃了飯連忙往何家回拜去到于所上

何千戶忙出來迎接烏紗皂履年紀不上二十歲生的面如傅粉

唇若塗朱

有藍氏在內

趕下階來揖讓退遜謙恭特甚二人到所上敘

禮西門慶令玳安捧上贊見之禮拜下去說道適承光顧兼領厚

儀又失迎迓今早又蒙老公上直房賜饌感德不尽何千戶忙還

禮說學生叨受微職忝與長官同例早晚待領教益實為三生有

幸適間進拜不遇又承垂顧蓬蓽生光令左右收下去一面扯椅

兒分賓主坐下左右捧茶上來吃茶之間彼此問號西門慶道李

生賤號四泉何千戶道李生賤號天泉

四泉市井也天泉又問長

又到本衙門見堂繳了劄付拜了所司出來就要奉謁長官不知

反先辱長官下頌何千戶因問長官今日與夏公都見朝來西門

慶道夏龍溪已陞了指揮直駕今日都見朝謝恩在一處只到衙

門見堂之時他另具手本恭見說畢何千戶道咱每還是先與本

主老爹進札還是先領劄付西門慶道依着舍親說咱每先在本

宅宅中進了札然後大朝引奉送出本衙門到堂同衆領劄付何

千戶道既是如此咱每明早備札進了罷于是都會下各人札數

何千戶是兩疋蟒衣一束玉帶西門慶是一疋大紅麒麟金段一

疋青絨蟒衣一柄金鑲玉緣環各金華酒四鐺明早備朱太尉宅

前取齊約會已定茶湯兩換西門慶告辭而回

正寫何並不與夏

第一奇書

七十回

十

延齡題此事

是翟官家囑後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又次早到何千戶家

何千戶又預備頭腦小席大盤大碗齊七整七連手下人飽餐一

頓

是西門作客而何家為主然後同往太尉宅門前來賁四同何家人押着礼

物那時正值朱太尉新加太保徽宗天子又差使往南壇視牲未

回各家餽送賀礼并參見官吏人等黑壓七在門首等候一何千

戶同西門慶下了馬在左近一相識人家坐的單寫二差人打听

老爺道子嚮就來通報直等到午後忽見一家飛馬而來傳報道

老爺視牲回來進南薰門了映分付閒雜人打開不一時又騎報

回來傳老爺過天漢橋了映少頃只見官吏軍士各打執事旗

牌一對一對傳呼走了半日絕遠七望見朱太尉八抬八簇肩輿

明轎頭戴烏紗身穿猩紅斗牛絨袍腰橫荆山白玉懸挂太保牙

牌黃金魚錦好不顯赫威風執事到了宅門首都一字兒擺開

的肅靜迴避無一人声嗽那來見的官吏人等黑壓七一羣跪在

街前良久太尉轎到跟前左右喝声起來伺候那衆人一齊應諾

誠樂声震雲霄只听東邊七鼓樂響動原來不衛門六員太尉

堂官先提明見朱太尉新加光祿大夫太保又陰一千爲千戶都

各備大礼治酒慶賀故有許多教坊伶官在此動樂太尉絕下轎

樂就止了各項官吏人等預備進見一忽然一声道子响又一

青衣承差手拿兩個紅拜帖飛走而來遙與門上人說礼部張爺

與李士蔡爺來拜連忙稟報進去須臾轎在門首尙書張邦昌與

侍郎蔡攸都是紅吉服孔雀補子一個犀帶一個金帶進去拜畢

待茶畢送出來一又是吏部何書王祖道與左侍郎韓偓右侍郎

威儀我近

迎君皇帝宰相

名的又代親

山溪雅如以此又

寵宗自作

大慈下教民心

端以項人

養不肖子孫

天可畏

人以此天

錯事

聽此套所口

身只知此

實不知此

難當也

先知此

當自必

尹京也來拜朱太尉都待茶送了个又是皇親喜國公樞密使鄭

居中駙馬堂宗人府王晉卿都是紫花玉帶來拜唯鄭居中坐轎

這兩個都騎馬送出去个方是本衙堂上六員太尉到了頭一位

是提督管兩廂提察使孫榮第二位管机察梁應龍第三管内外

觀察典牧皇畿童太尉姪兒童天胤第四提督京城十三門巡察

使黃經世第五管京營衛緝察皇城使寶監第六督管京城内外

巡捕史陳宗善都穿大紅頭貂戴蟬惟孫榮是太子太保王帶餘

者都是金帶下馬進去个各家都有金幣礼物總少頃裡面樂声

响動象太尉捕金花與朱太尉把盞遞酒塔下一派簫韶盈耳兩

行絲竹和鳴端的食前方丈花簇錦延怎見得太尉的富貴但見

官居一品位列三台公堂輝上相府虎符王節門庭甲仗

追遊尽是侯門戚里那里解調和燮理一味能趨諂逢迎端的

談笑起于艾真個吹噓驚海岳假旨令八位大臣拱手巧辭使

九重天子點頭督擇花石江南淮北尽灾殃進獻黃楊國庫民

財皆匱竭正是簞下權豪第一人間富貴無双

須臾遊畢安席坐下一班兒五個排擾朝上等簾琵琶方响笙簫

紅牙象板唱了一套享富貴受皇恩如臣當時酒進三巡歌吟一

套六員太尉起身朱太尉親送出來到所樂声暫止管家稟事

各處官員進見方朱太尉令左右抬公案當所坐下分付出來先

令各勳戚中貴仕宦家人送禮的進去一行須臾打發出來纔是

本衙紀事南北衙兩廂五所七司提察觀察觀察觀察典牧直駕

第一奇書

七十回

七

朝事世未見
親面觀其
卑隨以以礼
之多少為礼之
到如分年尔
再調濟屬
有紀來匹強那
不知差多少集

宗不以官
重任用矣
子賊誠為对
道祖宗上天
之輕矣

提牢指揮千百戶等官各具手本呈遞內屬一行然後纔傳出來叫兩
淮兩浙山東山西閩東閩西河東河北福建廣南四川十三省提
刑官挨次進見外屬一行西門慶與何千戶在第五起上抬進礼物去
管家接了礼帖舖在書案上二人立在階下等上边叫名字西門
慶抬頭見正面五間廡廡上面朱紅牌扁懸着徽宗皇帝御筆欽
賜執金吾堂斗大四個金字甚是顯赫須臾叫名二人應諾階階
到滴水簷前躬身參謁四拜一跪听發放朱尉尉道那兩員千戶
怎的又叫你家太監送礼來車言太監姓令左右收了分付在地方謹
慎做官我這裡自有公道伺候大朝引奏果來衙門中領劄付這
二人齊聲應諾左右喝起去由左角門出來剛出大門來尋見賁
四等抬担出來如正要走忽見一人拿宛紅帖又我飛馬來報說
道王爺高爺來了西門慶與何千戶門在人家門裏觀看須臾
牢喝道只見總督京營八十萬軍重陣隨西公王燁同提督神策御
林軍總兵官太尉高球俱是紅玉帶八轎而至那各省參見官員
一湧出來又不得見了西門慶與何千戶走到僻處呼跟隨人扯
過馬來坐一人方騎上馬回家上生日寫太師是个太師此寫太尉
尉方有此等上正是
壽並見者矣

權奸誤國禍机深
開國本家戒小人

此強小說仍寓治亂况應賄並露
五口於實錄中查之已恕於天
之時尚以能感因天心名過宗太祖雖有不忠
實者愛民之誠是以天方有以加護予其末之

此回托夢方結住瓶兒。下面雖時復照應瓶兒。乃是點染。非真結也。此回瓶兒已結。看其寫袁指。拙家便見。

篇末寫風。夫前酒令內寫風花雪月。但上半部寫花寫月。寫雪。并未寫風。今一寫風。而故園零落矣。故特上寫風。非常泛寫也。然而此書亦絕一筆無泛寫之筆。

此書以玉皇廟承福寺作正結。而以承恩寺作閑目。今忽寫相國寺。黃龍寺。蓋為別後諸寺作點睛也。

寫何太監送飛魚衣。真是後世無耻之極。

寫朝散止用十二象不墮而自走。便將朝散寫得活現。真是一筆勝人千萬筆。

上文參太尉。此回引奏一篇冠冕文字。偏又夾入瓶兒托夢。正經解饒。真是矯健。不由人意料也。

上回已極力寫太尉。此回若再寫朝罷復參。便嚼臘矣。故止用知印拿印牌來一照。便生動之極。且隨手收拾。止用又過一夕。又掛了號。又辭了翟管家。使上二回無數文字。三又字一齊收拾乾淨。真是史中妙品。

朝見必用拜冬。又映瓶兒十月死期。又出改重和元年。映西門明年正月死期也。

又重和元年。直照開講政和年間四字。是一部書太照應。大

起結處。益政和叙起熱字。重和接寫冷字。

一百回大書固應有許多對峙開目也。

又春梅下半部書之樞紐也。故必寫拜冬一場。生而而死之消息動矣。故下文即頻以玉簫吹之也。

自前回至此。回寫太尉寫家官寫太監寫朝房寫朝儀。至篇末忽一筆折入斜陽古道。野寺荒碑。轉盼有興哀之感。真令人悲涼不堪。眼淚忽把然黃龍寺。又寓言起風之源。言西門精髓將枯。腎水已竭。不能生此肝木。血不聚而風生。黃龍之府四肢百骸將枯朽不起矣。故下文西門死必云相火燒矣。變出風來。蓋爲此也。泛泛觀之。烏知其寓意之妙。然則相國寺又相火之寓。名歟。僧名智慧可見。

寫設朝是一番筆意。散朝是一番筆意。總非小子輩所能夢。永福寺衆人托生。乃于此處先輕上提出一衆指揮。真是雲外神龍。忽露一爪。令人不可擬議其妙。

第七十一回

李瓶兒何家托夢

提刑官引奏朝儀

詞曰

花事闌珊芳草歇。客裡風光。又過些時節。小院黃昏人憶別。淚痕點上成紅血。咫尺江山分楚越。目斷神驚。只道芳魂絕。夢破五更心欲折。角聲吹落梅花月。

右調蝶恋花

話說西門慶同何千戶回來，走到大街，何千戶就邀請西門慶到家一飲。西門慶再三固辭，何千戶令手下把馬環拉住，說道：「孝生還有一事與長官商議，于是並轡同到宅前下馬，賁四同抬盒徑往崔中書家去了。原來何千戶盛陳酒筵在家等候，進入所上，但見獸炭燒金，炷香，正中獨設一席，下邊一席相陪。傍邊東首

又設一席，皆盤堆異果，花插金瓶。西門慶問道：「長官今日筵何客？」何千戶道：「家公公今日下班，敢屈長官一飯。」西門慶道：「長官這等費心，就不是同僚之情。」何千戶道：「家公公粗酌，屈辱長官，休怪一面看茶吃了。」西門慶請老公公拜見，何千戶道：「家公公便出來，不一時，何太監從後邊出來，穿着絳絨蟒衣，冠帽皂靴，寶石縹環，西門慶展拜四拜，請公公受禮。何太監不肯，說道：「使不的。」三字西門慶道：「學生與天泉同寅，晚輩老公公齒德俱尊，又係中貴，自然該受禮。」講了半日，何太監受了半禮，讓西門慶上坐，他主席相陪，何千戶傍坐。西門慶道：「老公公，這個斷然使不的。」加二字同僚之間，豈可傍坐？老公公叔姪便罷了，學生使不的。何太監大喜道：「大人

此時

了

甚是知禮罷。我閣老位兒傍坐罷。敝官的陪大人就是了。西門慶道：這等學生坐的也安。于是各照位坐下。何太監道：小的兒們再燒了炭來。一絲不錯今日天氣甚是寒冷，須與左右火地火叉，拿上一包水磨細炭，向火盤內只一倒。是太監所前放下油紙煖廉來，日光掩映，十分明亮。何太監道：大人請寬了盛服罷。西門慶道：學生裏邊沒穿甚麼衣服，使小价下處取來。何太監道：不消取去，令左右接子衣服，拿我穿的飛魚綠緞襲衣來，與大人披上。西門慶笑道：老先生職事之服，學生何以穿得？何太監道：大人只顧穿怕怎的？可昨日萬歲賜了我蟒衣，我也不穿他了，就送了大人遮衣服兒罷。妙不一時，左右取上來。西門慶令玳安接去員領披上，襲衣作揖謝了，又請何千戶也寬去上蓋陪坐，又拿上一道茶。

來吃了。何太監道：叫小廝們來，原來家中教了十二名吹打的小廝，兩個師範領着上來磕頭。何太監就分付動起樂來，然後遞酒上坐。何太監親自把盞，西門慶慌道：老公公請尊便，有長官代勞，只安放鍾筋兒就是一般。何太監道：我與大人通一鍾兒，我家做官的初入簾幕，不知深淺，望乞大人凡事扶持。一二就是情了。西門慶道：老公公說那里話，常言同僚三世親，學生亦托賴老公公餘光，豈不同力相助？何太監道：好說好說，共同王事，彼此扶持。西門慶也沒等他通酒，只接了盃兒，領到席上，隨即同奉一盃，安在何千戶并何太監席上，彼此告過，坐下吹打。以上皆吹打三個小廝連師範在筵前，銀箏象板三絃琵琶，唱了一套正京端正好雪夜訪趙普水晶宮鮫綃帳。言也又點冷意又是宋朝魏見富唱畢下去。酒過

數巡食割兩道看。天晚秉上灯來西門慶喚玳安拿賞賜與厨役并吹打各色人役。就起身說道：「學生厚擾一日了，就此告回。那公公那里肯放，說道我今日正下班，要與大人請教，有甚大酒席，只是清坐而已。」教大人受他。西門慶道：「承老公公賜這等美饌，如何反言受飢？」學生回去歇息。歇息明早還要與天泉恭謁，恭謁兵科，好領劄付掛號。何太監道：「既是大人要與我家做官的同幹事，何不令人把行李搬過來我家住兩日？我這後園兒裏有几間小房兒，甚是僻靜，就早晚和做官的理會些公事兒也方便些。」強如在別人家有層次。西門慶道：「在這里最好，只是使夏公見怪，相學生疎他一般。」何太監道：「沒的說。如今時年，早辰不做官，晚夕不唱，虧衙門是恁個戲衙門。」雖故當初與他同僚，今日前官已去後官

接管承行與他就無干。他若這等說，他就是個不知道理的人。

爲西門目下說法。今日我定要和大大人坐一夜，不放大人去喚左右下邊

房裏快放桌兒，管待你西門老爹。大官兒飯酒我家之几個人跟

他，即時把行李都搬了來，又分付打掃後花園，西院乾淨，預備鋪

陳炕中籠下炭火堂上一呼壻下百諾答應下去了。西門慶道：「老

公公盛情，只是學生得罪夏公了。」何太監道：「他既出了衙門，不在

其位，不謀其政，他管他那齋館庫的事？官不的咱提刑所的事了。

官場大底如斯。難怪于你不諱分說，就打發玳安并馬上人吃了酒飯，差

了几名重牢各拿繩扛，徑往崔中書家搬取行李去了。何太監道：

「又一件相煩大人，我家做官的到任所還望大人替他看所宅舍，

兒好搬取家小。今先教他同大人去待尋下宅子，然後打發家小。

起身也不多連几房家人也只有二三十口西門慶道老公公分
什要看多少銀子宅舍何太監道也得千金外房兒幾勾在西門
慶道夏龍溪他京任不去了他一所房子到要打發老公也何不
要了與天泉住一舉兩得其便此宅門面七間到底五層儀門進
去大廡兩邊廂房鹿角頂後邊住房花亭周圍羣房也有許多街
道又寬濶正好天泉住何太監道他要許多價值兒西門慶道他
對我說原是一千三百兩又後邊添蓋了一層平房收拾了一處
花亭老公公若要隨公公與他多少罷了何太監道我托大人隨
大人主張就是了趁今日我在家差個人和他說去討他那原文
書我瞧也難得尋下這房舍兒我家做官的去到那里就有個歸
了不一時只見玳安同家人搬了行李來回話玳安道房子是搬行
要去了西門慶問賁四王德來了不曾玳安道王德同搬了衣箱
行李先來了還有轎子叫賁四在那里看守着哩西門慶因附耳
低言如此這般上覆夏老爹借過那畢房子的原契來何公公要
賁也就同賁四一答兒來這玳安應的去了不一時賁四青衣小
帽同玳安拿文書回西門慶說夏老爹多多上覆既是何公公要
怎可說價銀原文書都拿的來了又收拾添蓋使費了許多隨後
主張了罷西門慶把原契遞與何太監親看了一遍見上面寫着
一千二百兩說道這房兒想必也住了几年未免有些糟爛也別
要說收拾大人面上還與他原價那賁四連忙跪下說何爺說的
是自古道使的慇錢治的庄田千年房舍換百主西門慶一番折洗
一番新嘆何太監听了喜歡道你是那里人到會說話兒常言成

大事者不惜小費其實說的是他教甚麼名字西門慶道他名喚
賁四何太監道也罷沒个中人兒你就做個中人兒替我討了文
書來今日是个好日期就把銀子兌與他罷固是太監性却亦爽快西門慶
道如今晚了待的明日也罷了何太監道到五更我早進去明日
大朝今日不如先交與他銀子就了事亦大爽快西門慶問道明日甚
時駕出何太監道子時駕出到壇三更鼓祭了寅正一刻就回宮
擺了膳就出來謁朝陞大殿朝賀天下諸司都上表拜冬次日文
武百官吃慶成宴何成可慶你每是外任官大朝引奏過就沒事了說
畢何太監分付何千戶進後邊拈點出二十四個大元寶來用食
盒捧着差了兩個家人同賁四玳安押送到崔中書家交割夏公
見捧了銀子來滿心歡喜隨即親手寫了文契付與賁四等拿來

通上何太監不勝歡喜賞了賁四十兩銀子玳安王經每人三兩
西門慶道小孩子家不當賞他何太監道胡亂與他買嘴兒吃五
人磕頭謝了何太監分付管待酒飯又向西門慶帶了兩個諸全
仗大人餘光西門慶道還是看老公公金面何太監道還望大人
對他說七早正房兒騰出來亦發爽快就好打發家小起身西門慶道
學生已定與他說教他早騰長官這一去且在衙門公解中權住
几日待他家小搬到京收拾了長官寶眷起身不遲何太監道收
拾真待過年罷了先打發家小去纔好十分在衙門上也不方便
說話之間已有一更天氣西門慶說道老公公請安置罷學生亦
不勝酒力了何太監方作辭歸後邊歇息去了何千戶教家樂彈
唱還與西門慶吃了一回方纔起身送至後園三間書院臺謝湖

山盆景花木無一解筆是房內絳燭高燒家內香焚射餅十分幽

雅何千戶陪西門慶敘話又看茶吃了方道安置歸後邊去了西

門慶摘去冠帶解衣就寢王經玳安打發了就往下邊暖炕上歇

去了西門慶有酒的人睡在枕畔見滿窗月色香來覆去良久只

聞夜漏沉沉花陰寂上寒風吹得那窓紙有聲是夢况離家已久

正要呼王經過來陪他睡先擇一句忽听得意外有婦人語声甚低即

披衣下床軟着鞋襪悄上啟戶視之只見李瓶兒霧鬢雲鬟淡粧

麗雅素白舊衫籠雪体淡黃軟襖襪弓鞋輕移蓮步立于月下西

門慶一見挽之入室相抱而哭說道冤家你如何在這里李瓶兒

道奴尋訪至此对你說我已尋了房兒了今特來見你一面早晚

便搬去了一向未搬西門慶忙問道你房兒在干何處李瓶兒道

咫尺不遠出此大街迤東造蓋巷中間便是言訖折盡金今乃爲

進金者所用則西門慶共他相偎相抱上床雲雨不勝美快之極

已而整衣扶髻徘徊不捨李瓶兒叮嚀囑咐西門慶道我的哥也

切記休貪夜飲早七回家那厮不時伺害于你必用此見夢中言後千萬勿忘言訖

挽西門慶相送走出大街上見月色如畫果然往東轉過牌坊到

一小巷見一座雙門白板門指道此奴之家也忽得此言里頓袖

而入西門慶急向前拉之恍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但見月影橫

窓花枝倒影西門慶向褥底摸了摸見精流滿席餘香在被殘

唾猶甜的是夢追憶莫及悲不自勝正是

境初回

玉字微茫霜滿襟

疎窓淡月夢魂驚

淒涼睡到無聊處

恨殺寒鷄不肯鳴

西門慶夢醒睡不着巴不得天亮比及天亮又睡着了次日早何

千戶家童僕起來伺候打發西門慶梳洗畢何千戶又早出來陪

侍吃了姜茶放桌兒請吃粥西門慶問老公公怎的不見朝班者

何千戶道家公公從五鼓就進內去了須臾奉上粥來吃了粥又

拿上一盞肉員子餛飩雞蛋頭腦湯一面吃着就令付備馬何千

戶與西門慶晁僕從跟隨早進內參見兵科出來何千戶便分

路來家西門慶又到相國寺拜智雲長老相火也與水荷寫得若斷若連故妙長老

又留擺齋西門慶只吃了一個點心餘者收與手下人吃了就起

身從東街穿過來要往崔中書家拜夏龍溪去因從造釜巷所過

中間果見有雙扇白木板門與夢中所見一般情上使玳安問隔壁

賣豆腐老姬此家姓甚名誰老姬答道此是崔指揮家也已結住

門拜人初八京見西門慶到忙令左右把馬牽過迎至廝上拜揖

敘禮西門慶令玳安送上賀禮青織金綾紵一端色段一端夏公

道學生還不曾拜賀長官到承長官先施昨日小房又煩費心感

謝不盡西門慶道昨日何太監說起看房我因堂尊分上就說此

房來何公討了房契去看了一口就送原價果是內臣情兒立馬

蓋橋就成了還是堂尊大福說畢二人笑了夏公道何天泉我也

還未回拜他因問他此去與長官同行罷了西門慶道他與會定

同學生一路去家小且待後昨日他老公公多致意煩堂尊早些

把房兒騰出來搬取家眷他如今權在衙門裏住几日罷了夏公

道學生也不肯久稽待這里尋了房兒就使人搬取家小也只待

第一奇書 七十一回 九

出月罷了說畢西門慶起身又留了個拜帖與崔中書夏公送出上馬歸至何千戶家何千戶又早有午飯等候西門慶把拜夏公之事說了一遍騰房已在出月何千戶大喜謝道足見長官落青吃畢飯二人正在所上下棋忽左右來報府裏翟參差人送下程來了抓尋到崔老爹那里崔老爹使他這里來了于是拿帖看上寫着謹具金段一端雲紵一端鮮豬一口北羊一腔內酒一罈點心二盒眷生翟謙頓首拜有何家恐冷落翟家故又照管都到西門慶見來人說道又蒙你翟參差費心一面收了禮物寫回帖賞來人二兩銀子抬盒人五錢說道客中不便有襲管家那人磕頭收了王經在旁悄說小的姐七說教我府裏去看七愛姐早為道國安根有物事稍與他西門慶問甚事七王經道是家中做的兩雙鞋脚手西門慶道單七

兒怎好拿去分付玳安我皮箱內有帶的玫瑰花餅取兩確兒

消息就把回帖付與王經穿上青衣跟了來人往府裏看愛姐不

題這西門慶寫了帖兒送了一腔羊一罈酒謝了崔中書把一口

猪一罈酒兩盒點心抬到後邊孝順老公七何千戶拜謝道長官

你我一家如何這等計較且說王經到府內請出韓愛姐外所拜

見了打扮的如瓊林玉樹一般比在家出落自是不同長大了好

些問了回家中事務營待了酒飯見王經身上單薄與了一件天

青綜縹貂鼠氅衣兒為道國生又與了五兩銀子拿來回覆西門

慶話西門慶大喜正與何千戶下棋忽聞綽道之聲門上人來報

夏老爹來拜拿進兩個拜帖兒兩個忙迎接到所斜礼何千戶又

謝昨日房子之事夏公具了兩分段帕酒礼奉賀二公西門慶與

之杆夫盡一

第一回

七十一回

無恥而曰
何以示後
或況又在逃
路中賣過
乎

何千戶再三致謝，令左右收了。夏公又賞了賁四玳安王經十兩銀子，細一面分賓主坐下。茶罷，共敘寒溫。夏公道：「請老公公拜見。」何千戶道：「家公已進內去了。」夏公又留下了一個雙紅拜帖兒，說道：「多頂上老公公拜遲，恕罪言畢，起身去了。」何千戶隨即也具一分賀禮，一疋金段，差人送去，不在言表。到晚夕，何千戶又在花園暖閣中擺酒，與西門慶共酌。家樂歌唱，到二更方寢。西門慶因昨日夢遺之事，晚夕令王經拿鋪蓋來書房地平上睡，半夜叫上牀，攪在被窩內，兩個口吐丁香，舌融甜唾。又是書童之續正是不能得與鴛鴦會，且把紅娘去解饑。一晚題過，到次日起五鼓，與何千戶一行，人跟隨進朝，先到待漏院同候。等的開了東華門，進入，但見

星斗依稀禁漏殘

禁中環珮响珊珊

欲知今日天顏喜

賭逢萊紫氣晴

小頃只听九重門，啓鳴蟻之驚。闔闔天開，觀魏之袞冕。當時天子祝畢，南郊回來，文武百官聚集，等候設朝。須臾，鍾响，天子駕出大殿，受百官朝賀。須臾，香煙燦轉，簾捲扇開，正是

晴日明開，言銷門

八風吹下御炉香

千條瑞靄浮金闕

紫紅雲捧玉皇

這皇帝生得堯眉舜目，禹背湯眉，聖之才俊過人，口工詩韻，善

寫，且君竹能揮薛稷書，通三教之書，曉九流之典，聖之可以作朝勸暮

樂，依稀似劍閣孟商王，愛色貪花，彷彿如金陵陳後王。先後不倫

當下駕坐宝位，靜鞭响罷，文武百官秉簡當腔，向丹墀五拜三叩

頭，進上表章，已而有殿頭官口傳聖旨：「道朕今即位二十禩矣，良

嶽告成
國城與
下設寶
以便上天
陛下共之

嶽于茲告成上天降瑞今值之慶與卿共之言未畢班首中
閃過一員大臣來朝靴踏地响袍袖列風生視之乃左丞相崇政
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太師魯國公蔡京也幞頭象簡俯伏金堦
口稱萬歲萬歲萬歲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恭惟皇上御極
二十禩以來海宇清寧天下豐稔上天降鑒祥疊見三边永息
兵戈萬國來朝天闕銀岳排空玉京挺秀寶錄頒于昊闕絳霄
深登於乾宮臣等何幸欣逢盛世交際明良來效華封之祝常沾
日月之光不勝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獻頌以聞以銀嶽慶成加封故
也良久聖旨下來賢卿獻頌恭見忠誠朕心嘉悅詔改明年爲重
和元年正月元旦受定命宝肆赦覃賞有差認明改元重和以蔡
太師承旨下來殿頭官口宣皇旨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

言未畢見一人出離班部側躬身糾袍象簡玉帶金魚躡在金
堦口稱光祿大夫掌金吾衛事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臣朱勔引
天下堤刑官員章隆等二十六員例該考察已更改補繳換剖付
合當引奏未敢擅便請旨定奪于是二十六員提刑官都跪在後
面不一時聖旨傳下來照例給領朱太尉承旨下來天子袍袖一
展羣臣皆散駕即回宮百官皆從此礼門兩分而回那十二象不
待牽而先走二句十字將故朝便寫得十鎮將長隨紛而散朝
門外車馬縱橫侍仗羅列人喧呼海沸波翻馬嘶喊山崩地裂衆
提刑官皆出朝上馬都來本衙門伺候良久只見知印拿了印牌
來傳道老爺不進衙門了已往蔡爺家宅內拜冬去了以此衆
官都散了一者寫蔡人西門慶與何千回到家中又過了一

夕又省到次日衙門中領了劄付又掛了號細又拜辭了翟管家

散又省一筆行文便如雪水流明簡之甚打噴嚏收拾行李與何千戶一同起

身何太監晚夕置酒餞行囑付何千戶凡事請教西門大人休要

自專差了札數豈知西門氏反將來請從十一月二十日東京起

身兩家也有二十人跟隨竟往山東大道而來已是數九嚴寒之

際點冰滴凍之時有春梅都路上見了些荒郊野路雕木寒鴉

疎林淡日影斜暉有林太暮雪凍雲迷晚渡有薛嫂一山未盡一

山來後村已過前村望行路難比及剛過黃河到水關八角鎮

驟然撞過天起一陣大風但見

非于虎嘯豈是龍吟明說寫卒律匕寒颼撲面急颼匕冷氣侵

人初時節無踪無影次後來捲霧收雲吹花擺柳白茫茫走石

深濠須與砂石打地塵土遮天砂石打地猶如滿天驟雨即時

來塵土遮天好似百斤貔貅捲土至這風大不大真個是吹折

地獄門前樹刮起都領上塵二句是嫦娥急把簾宮閉列子

空中叫救人險些兒是住不得崑崙頂只刮得大地乾坤

上下搖月面已

西門慶與何千戶生石山頂上轎被風刮得寸步難行又見

天色漸晚恐深林中抽出小人來西門慶分付手下快尋那里安

歇一夜明日風住再行罷我尋了半日遠匕望見路旁一座古剎

數株疎柳半堵橫牆風來便與花雪但見

石砌碑橫蔓草遮
迴廊古殿半欹斜

工漏壁缺

消火威從

通方得

明

夜深宿客無燈火

月落安禪更可嗟

西門慶與何千戶忙入寺中投宿上題着黃龍寺而胖也相火動見
方仗內幾個僧人在那里坐禪又無打火二句將行路入便觀出
房舍都毀壞半用籬遮長老出來問訊旋吹火煮茶伐草根喂馬
煮出茶來西門慶行囊中帶得乾鷄臘肉果餅之類晚夕與何千
戶胡亂食得一頓長老焚一鍋豆粥吃了過得一宿次日風止天
晴與了和尚一兩銀子相謝作辭起身往山東來正是

王事驅馳豈憚勞

關山迢遞赴京朝

夜投古寺無烟火

解使行人心內焦

